

beng
ji
ao
zhou

蹦极澳洲

[澳] 刘奥 / 著

群众出版社



beng ji ao zhou

崩极澳洲



[澳] 刘奥 / 著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12482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蹦极澳洲/刘奥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9. 1

ISBN 7-5014-1882-9

I. 蹦… 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8710 号

蹦极澳洲

刘奥著

责任编辑 张 蓉 杜卫红
封面设计 潇 子
技术设计 王焰华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警官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37 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14.125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882-9/I·758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刘奥，原名刘熙让。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北京某报社任新闻记者和专栏主编。1989年赴澳留学，后入澳大利亚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作家中心会员，澳洲华文作家协会墨尔本分会理事。文笔犀利，作品以讽刺与幽默见长，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云断澳洲路》、剧本《不再拥有》等。



目 录

| | |
|------------------|-------|
| 一、警笛开道归故里 | (1) |
| 二、接风洗尘闹歌厅 | (27) |
| 三、约翰怒砸兵马俑 | (51) |
| 四、墨尔本香火正旺 | (67) |
| 五、引狼入室藏二房 | (91) |
| 六、中医受辱墨尔本 | (117) |
| 七、约翰焕发第二春 | (147) |
| 八、银铛入狱齐营救 | (170) |
| 九、巧立名目拉赞助 | (194) |
| 十、出国护照不翼飞 | (218) |
| 十一、除夕之夜把奸捉 | (244) |
| 十二、扫兴而归墨尔本 | (278) |
| 十三、云开日出当总编 | (299) |
| 十四、天下文章一大抄 | (318) |
| 十五、致富要当孩子王 | (340) |
| 十六、吴明逮住小海伦 | (365) |
| 十七、人生就是一场赌 | (387) |
| 十八、彭刚触电在山西 | (408) |
| 十九、披荆斩棘新天地 | (426) |
| 二十、生活就是如此 | (444) |

一、警笛开道归故里

黑色的浓云压得吴明几乎窒息。他一个人走在异乡的黑夜里，被四周的空虚团团包围。天上没有星月，地上渺无人烟，唯有他一人踽踽独行。他如苦行僧一般，为了寻找西方的乐土，已经如此孤寂地长途跋涉了五年之久。现在，他开始怀疑到底能在这种孤独的旅程上坚持多久。此时此刻，他多希望眼前突然闪出一个蒙面大盗，跟他拼个你死我活，以显示出自己存在于世的尊严；抑或天上忽降一阵暴风雨，也好把这无声的压抑赶走。可是他所能听到的，只有自己的脚步声。他似乎要在这异乡的黑暗中这么无休止地走下去、走下去……他真想变成一个超人，拔着自己的头发冲破层层乌云，去追寻这黑云以外的晴朗天空。

波音“七四七”冲破挂在墨尔本半空的浓云，钻进清湛如洗

2 蹦极澳洲

的蓝天，以每小时七百多公里的高速，告别着澳洲的天空。吴明却觉得它慢得像坐在家一样原地没动。印着袋鼠和鸸鹋国徽图案的澳大利亚永久居留大印刚一盖在吴明的护照上，他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归乡的路途。为了得到这个国徽图案，他像苏武牧羊一样，在澳大利亚的凄风苦雨中一熬就是五年，熬白了头发，熬老了岁月。如今，他终于实现了“不拿绿卡，誓不还家”的宿愿。吴明俯视着云兴霞蔚的澳洲风景，深深地吐出一口长气，把在澳洲的苦闷抛向澳洲的九霄云外。他像一位还剩一口气的马拉松长跑者，终于看到了前方的终点线。这些日子，他的心脏一直在兴奋地舞蹈着。归心似箭的亢奋，让他连续失眠了一个星期。他的脑海里，像万花筒一样不断变幻着北京的新貌和父母的笑容。他甚至在睡梦中捕捉到了他未来新娘的幻影。

吴明坐在价值于一辆豪华汽车的舒适座椅上，戴上耳机，竭力想让火急火燎的心情平静几分。他转换着扶手上的耳机频道，有一个频道上正在播放着令他百听不厌的《我的中国心》：“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吴明闭上眼睛，心随歌声飞腾起来：万里长城，雄伟的天安门，畅通无阻的二环路，鳞次栉比的大饭店，被绿地包围的亚运新村，还有那咬一口叫人馋掉牙的北京饺子……

“先生喝点儿什么？”一声温柔悦耳的问话，把吴明的梦境打破。吴明睁开眼睛，见一位楚楚动人的空中小姐正向他甜美地微笑着。他直起身来，扫视着饮料推车的瓶瓶罐罐，问道：“有茅台酒吗？”

空中小姐答道：“有是有，不过你要自己花钱买，美元、澳元、人民币都行。”

“什么？还得自己掏钱买？”

空中小姐拿起一听易拉罐来说：“这种‘豪门’啤酒，味道

很不错，是中南海的特供品。先生要不要尝一尝？”

吴明答应着接过啤酒，大口大口地仰脖往嘴里灌了起来，然后打了个酒嗝说：“啊！又喝到家乡的酒了。”

吴明觉得这张甜美的脸似曾相识。六年前，他在报社当记者时，采访过几位“优秀空中小姐”，其中有一位还不到二十岁的叫刘杉的小姐笑得最甜，被他描写成“微笑的天使”。吴明搭讪着追忆此事，证实出这位小姐正是刘杉。吴明忙把在澳洲倒买卖时印制的精美名片掏出来，名片上的“澳运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的显赫头衔令刘杉刮目相看。于是她也把自己的寻呼机号码写给了吴明。

“你有好多年没回国了吧？”

“对，五年了。”

刘杉问：“你怎么不坐澳航？坐民航主要是对那些英语不好的人方便。澳航不论在安全系数上，还是服务水平上，都是世界一流的。”

吴明生怕刘杉把自己当成英语文盲，不禁后悔于自己的选择，可嘴上却说：“中国人不坐中国民航，岂不长了外国人的志气？我坐民航，就是为了听中国话的。我今天这么一会儿听到的中国话，比我在澳洲五年听的还多。你听周围这些人全都说北京话，真比喝了二锅头还痛快。说了五年的英语，都快把我憋死了。”吴明一脸得意，似乎在为自己没把外汇让外国航空公司赚走的爱国壮举而感到自豪。

一路上，刘杉对吴明格外照顾，又是多送小礼品，又是多加酒水。吴明去上厕所，刘杉还捷足先登抢在前面，把厕所里的恭桶和洗手池擦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再让吴明享用。吴明暗中思付，此次回国寻亲，要是能找这么一个天仙为妻，虽死而无憾。

这时飞机已经悄悄地飞进了中国领空，在广州的白云机场停

4 蹦极澳洲

降下来。五年前吴明就是穿着短袖汗衫从这里出的关，现在他又把从澳洲穿来的冬装脱下来塞进手提箱。一出飞机，外面的空气热情似火地拥抱着吴明，气温足有四十度之高。一飞机人在还不到十个小时的时间里，一下子挣脱了冬天的寒冷，却又扑进了夏天的燥热。吴明汗如雨下地随人流向祖国的大门走去。

海关人员挨个儿询问旅客在澳洲住了多久，当听到吴明“五年”的回答后，海关人员指着一个一个小门，让吴明进去做爱滋病检查。吴明身后的一位女士也是五年来第一次回国，海关人员正欲令她步吴明的后尘，女士随即补上一句：“我是澳洲的永久居民！”海关人员马上把手一挥，痛痛快快地让她过了海关。吴明恨自己忘了在脑门上贴上外国居民的标签，害得自己只能走进小屋，交上十五澳元，让检疫人员在手指上划出血来，再在检疫单上盖上平安无事的章，这才顺利进了国门。

飞机打了一会儿盹儿，又慢吞吞伸着懒腰升上了广州的夜空。吴明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真想抱住脚下的神州大地，把久别的母亲尽情地亲个够。在冥冥暗暗中，一串串金光闪闪的金项链戴在了广州城的脖子上，那是几条灯火通明的闹市，霓虹灯在深夜正眨着夜眼。五年前，吴明去澳洲途经香港时，曾瞥见过这种灯红酒绿的场景，想不到一眨眼竟又神话般地落在了中国的大地上。吴明真想跳起来欢呼：“老乡们，我吴明又回来了！”北京要是有一座布达拉宫，吴明非像虔诚的喇嘛教徒一样，从广州一步一磕头，一直磕到他心中的圣地——北京城。

随着飞机向北方的推进，灯光似乎越来越暗淡。香港的灯火给人以不夜天的感觉；到了广州，还有那么点儿星星之火的意思；而当飞机开进北京城时，则完全变成了一片漆黑的世界。飞机向着北京的大地吻去，大地却并没有报以灿烂的回。吴明似乎一下子坠入了没有光、没有亮的黑洞。吴明看惯了墨尔本之夜

的万家灯火，突然一触北京的黑暗，真有几分不知所措的恐慌感。要不是有人来接机，他会像刚踏入澳洲一样不敢轻举妄动。

刘杉说从墨尔本到北京的这趟班机，几乎每次都晚点到达。飞机降在首都机场，正是北京的凌晨。吴明告别了刘杉，大步流星地走到行李盘前。

行李似一头头睡不醒的懒猪，躺在传送带上悠然自得，千呼万唤死不出来。吴明掏出手绢擦着汗水，如雷达扫描般朝海关门口的人群里扫来扫去。门口聚集着黑压压一片人群，有如墨尔本菲利浦岛上的小企鹅一般振臂欢跳，仿佛人人都在向他招手，个个都在向他露着兴奋的笑脸。吴明找不到家人的身影，胡乱朝欢呼的人群招了几下，像一位刚下飞机的国家元首一样神采奕奕。

来给吴明接机的是他的中学同学彭刚。彭刚当年在班里学习最差，高中毕业后当了几年的兵，复员以后一直没务什么正业。吴明出国前，此君还是个无业游民。吴明出国这几年，正赶上国内经商正火。彭刚看准时机，一头扎进商海，在大风大浪中扑腾了几年，竟也发成了一个暴发户。听说老同学吴明终于回来探亲，他便自报奋勇，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替吴明的家人担当起接机的重任。

彭刚魁伟而英俊，风度翩翩，手持“大哥大”，被一身名牌西装包装着，手指上还戴满了澳大利亚的宝石戒指，腕子上的瑞士表像金条一样金光闪闪。他埋在接机人群里，翘首企足张望了三个多小时，现在终于盼来了这趟班机。

见一身土里土气的吴明推着一辆行李车，一脸兴奋地走了过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过去那个英气勃勃、气宇轩昂的吴明，竟变得这么老气横秋、土得掉渣儿。彭刚满脸狐疑地在吴明的脸上定格了几秒钟，小心地问：“你是吴明？”

吴明微笑着拍拍彭刚的肩膀道：“不是我是谁？怎么，彭刚，连老同学都不认识了？”

彭刚的个头儿很高，脸上挂着一根高耸挺直的大鼻子，像是雕塑家精心雕刻出来的艺术杰作。他的这只高鼻子，足以叫白人男子自叹弗如，引无数风流女子倾倒进他的怀抱。彭刚仍不能从惊讶中恢复过来：“哥们儿，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看你这一脸饱经风霜的样子，不像从国外回来的，倒像是从外地农村来的老帽儿。怎么？头发都白啦？”

吴明窘迫地挠挠头说：“咳，在澳大利亚愁的呗，在外面打天下不容易呀。你倒是没怎么变样儿，还是那么神气活现的。”

彭刚接过行李推车，说：“都说在国外不好混，可是我没见几个回国扎根儿的。几乎都是怎么回来，又怎么回去。吴明，你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变成了澳大利亚的袋鼠，再也不跳出澳大利亚了呢。”

吴明摸摸身上斜挎着的包儿说：“别价呀，就冲北京有你这么个老同学，我也得回来看看呀。”

彭刚问：“怎么样？拿到澳大利亚永久居留身份了吗？”

吴明答：“我不是早就跟你立过誓言嘛，不拿身份，誓不还乡！”

彭刚道：“行，你这头发白得值得，好赖在国外混了个身份。怎么样？在澳大利亚没少赚外汇吧？”

吴明答：“怎么能跟你这个大款比呀？我在澳大利亚熬了五年，除了拿了张袋鼠证，混了张研究生文凭，简直是一无所有了。”

“听说你跟钱颖离了？”彭刚问。

“嗯，早离了。”吴明答。

“这么说你在澳洲又有新欢了？也没带回国叫我们看看。”

“我这次回国探亲，一是想看看国内有什么买卖可做，二是回来找对象的。”

“你在国外那种花花世界，还找不到一个女人？”

“要是找到了，我就不会在澳大利亚打五年光棍儿了。你老婆怎么样，还好吗？”

“早就让我给扔了。一天到晚像个公安局长一样监视着我。我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对女人的魅力不可阻挡。老有女人缠身，那是赶也赶不走，轰也轰不净。”

彭刚帮吴明把行李装进后备箱，刚一打着汽车，车里马上就吹拂起一股温暖宜人的清风。仪表盘上显示车内的温度是23℃。吴明顿感凉爽：“嗨，你这车里可真凉快呀。”

彭刚得意地：“这是最新式的太阳能空调，由电脑控制，不管车外的气候如何变化，车里永远能保持温暖如春的恒温。”

吴明说：“难怪这么热的三伏天儿，你穿西服也不冒汗呢。我这次回北京，都快成乡下佬儿了。几年不见，你现在可真是鸟枪换炮了。”

汽车在机场路上飞驰起来，路的平坦与气派不比墨尔本的任何一条自由公路逊色。机场路似一片无限的自由空间，汽车在它的怀里畅意地飞翔，似乎是在向着一个无底洞冲去。彭刚告诉吴明，这条路本来是为争办奥运会特意修建的，奥运会主办权虽被悉尼抢走，北京却因此平添了一条现代化的国门路。

吴明问：“彭刚，你是怎么发达起来的？”

彭刚答道：“前两年经商倍儿火的时候，我抓住机会，大倒了几笔钢材，每吨炒到了四千多块钱。能不发吗？现在我又开了一个广告公司，叫北京彩虹广告传媒公司。”

吴明问：“你的公司特大吧？”

彭刚答：“就我和一个小秘书。可是每年怎么也得赚它个百

儿八十万。”

吴明扭过头来惊道：“是吗？”

彭刚叼上一支有胡萝卜那么粗的雪茄，边使劲嚼着，边潇洒自如地打着汽车方向盘说：“你要是早点儿杀回来，现在最次也得弄个百万富翁了。不过，人不可能把世界的好处全给占了，有所得就得有所失。自由无价，你出国一趟，拿到张‘世界通行证’，在地球村里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我觉得比什么都值得。”

进了三环路，两旁的建筑物骤然增多，挡住了星星，挡住了视线。北京的高楼大厦，如北京的人口一样快速在北京的大地上繁殖起来。一座座楼堂馆所从车旁掠过，吴明跟外乡人一般左顾右盼。他突然叫道：“哎，这不是东直门立交桥吗？”

彭刚道：“行，你还没忘本。”

正值上班高峰，马路上拥挤得水泄不通，交通混乱得像是敌机前来空袭。行人、自行车、机动车，你争我夺，宁抢一秒，不让一步。彭刚并不慌乱，边叼着雪茄边打着方向盘，见缝插针，贴着四周的人流，勇往直前。

吴明紧紧抓着汽车里的扶手叹道：“在北京开车简直像耍杂技一样。”

彭刚把雪茄放在烟灰缸里说：“在北京开车不能客气，你不抢，别人抢，抢还开不动呢。怎么着，想过过车瘾吗？”

吴明忙摆了一下手说：“你快饶了我吧！北京这路面，草木皆兵，我看着都眼晕，更别说让我开了。”

彭刚不停地对车前任意横行的人们按着喇叭。车外的人们循着喇叭声下意识地扭过脸来看彭刚，脸上交织着羡慕与嫉妒的复杂表情，还夹杂着寻常百姓对有钱有势者的畏惧与愤怒。彭刚嘴里不停地骂着：“这些傻帽儿，都是属螃蟹的！尤其那些外地老帽儿，你不撞在他们身上，他们永远挡着你的道儿。澳洲的路面

怎么样？”

吴明对比道：“在澳洲开车简直就如入无人之境，路口根本没有警察，可是马路上井井有条，大家都各行其道。人行横道上的黄灯一闪，路口的小绿人灯一亮，汽车乖乖地给行人让道。墨尔本有三百多万人口，车也不算少，可是开起车来畅通无阻，有时连人影儿都看不到。整个世界好像都是你的，爱怎么享用就怎么享用。回到国内，我才明白过来，世界是大家的，必须跟其他人共同分享这块上帝赐予的土地。”

彭刚边留神周围的车流，边不无感触地说：“谁叫中国人这么能生孩子的？人口这么多，有什么办法？”

“中国要是跟澳大利亚相比，简直就像一张褪了色的黑白照片。澳洲绝对是个好地方。”

听着吴明这一席话，彭刚悔恨当初自己没有像吴明那样出国镀金。如今虽说发了大财，可出国梦却始终未能实现。他一直在寻找出国机会，便问道：“吴明，我也想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你看哪种途径最好走？”

“结婚这条路最快，最容易。”

“那你就帮哥们儿物色个洋妞儿，怎么样？”

吴明想了一下儿说：“我倒认识个洋妞儿，叫苏珊，是我在澳大利亚读书时的大学同学。她酷爱中国文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她现在正好在北京学汉语呢。你想见见她吗？”

彭刚兴奋地：“当然！周末我在一个哥们儿开的歌厅订好桌，为你接风洗尘。咱们那些老同学都等着见你呢。你这一回来，又给了那些中学老同学们一个大吃大喝的机会。到时候你把那个洋妞儿给带来就是了。”

“不好意思让你破费。”

“别假模假式的，咱们可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到时候咱

10 蹦极澳洲

哥儿俩喝他个一醉方休。”

前面的十字路口把汽车堵成一条长龙。汽车一步一步往前蹭着，挪了半个多小时，离交通交汇处仍有半里之遥。彭刚按捺不住心头之火，打开车窗，把一支包着红绸布的警笛扔到车顶。警笛发出瓮声瓮气的吼叫，颇有几分战争年代空袭警报的骇人气氛。汽车像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呼啸着在逆行道上奔驰起来。自行车大军挡住彭刚的车，彭刚握着步话机厉声喝令大家给他让路。待他杀出一条“血路”，冲到十字路口处，信号灯正好变成绿灯，交通民警打着手势，示意其他车给彭刚让路。彭刚一踩油门儿，大摇大摆开过了十字路口。

“彭刚，你在北京真成土皇上了！过去皇帝出门，也不过是鸣锣开道而已。你怎么还有警笛？”吴明吃惊地问。

“别说警笛，连电棍、手铐子我都有，就在那个手提箱里呢，全是韩哥提供的。韩哥现在当上了派出所的头头儿。”韩哥是他们的中学同学。彭刚撇着嘴接着说：“北京可是咱们的地盘，我现在想逮谁，分分秒秒的事。抓起来先揍一顿再说。不信你可以试试，我打个电话，马上就有警察把你抓走。我说上一句话，又能马上让他们把你放了。”

“什么？那不太无法无天了吗？再说你凭什么抓人呀？”吴明不解地问。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你有什么罪，你就有什么罪……”

“都说西方民主，我看中国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在街上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抓谁就抓谁……”

“还有呢，即使你犯了事儿，只要有关系，马上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彭刚正说着，一辆黄色“面的”突然从一条胡同横冲出来，愣加塞儿进了彭刚的车头前。彭刚按了一声警笛，黄“面的”乖

乖让了路。

“北京都快让这些小面包车给埋了。”彭刚大按了一下喇叭说，“这些黄虫早就在北京泛滥成灾了。”

吴明说：“就是澳洲那些扔进报废场里的汽车修补修补，运到北京来，都比这种小玩具车强得多，起码车前还有个鼻子保护着。”

汽车曲里拐弯儿地开进了小胡同，一下子把吴明带回了五年前的北京。一股刺鼻的沼气呛味儿从公共厕所里肆无忌惮地飘散出来，像一位久违的老朋友，臭不可挡地扑向吴明的怀抱，叫吴明不敢呼吸。吴明追忆着澳洲的图景：“北京的胡同跟墨尔本的胡同相比，简直就成了万恶的旧社会。”

“甭想那么多了。这是在中国，你就凑合忍着吧。”彭刚边说边跟考钻杆儿技术一样，严丝合缝地穿过了一个又一个看似钻不过去的犄角旮旯儿。各种大小汽车占据了大半个胡同，使本来就狭窄的胡同再瘦上一圈儿。有些正在装修的房屋，在门前堆放了一地建筑材料，一直伸延到胡同中央，有如澳洲小巷里的减速横墩一样，迫使经过那里的汽车不得不减下速度来。有时对面驶来一辆汽车，两辆车便擦着肩将把车错过去。

汽车停在了吴明家的居民楼前。楼前是一片黑压压的自行车海洋，还有十几辆汽车像海洋里的舰艇一样泊在横七竖八的自行车周围。彭刚把车停在人行便道上，边关车门边说：“在北京有好车也给糟践了。你说汽车怎么走入老百姓家？就算你买得起车，往哪儿停啊？”

“在澳洲，走到哪儿都有停车位。”吴明一有机会就夸澳洲。

吴明的一家人埋在自行车堆里，翘首企足张望了三个多小时，现在终于盼来了他的身影。见吴明从汽车里出来，一家人大呼他的名字，跟当年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一样幸福无比。吴明

的姐姐及其孩子们拼命招手欢呼，只恨吴明没有多长一双眼睛，看一眼他们那挥累了的手臂。

吴明走到他们眼前，才看清了一家人那似曾相识的面孔。母亲乐得合不上嘴，嘴里剩下的寥寥几颗牙似乎要被挤出口腔。老人家用手捂着嘴，生怕儿子被里面的空洞吓坏。吴明见母亲的背弯成了弓箭形状，便伸出双臂要去拥抱被岁月摧老了的母亲。母亲挡住吴明，双臂使劲向后努了努，尽力让罗锅儿的弧度缩小一点儿。吴明又把目光转向满头白发的父亲。老爷子一脸严肃，多大的喜事儿，也难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讨来一丝笑容。

哥哥吴启比五年前又瘦了一圈儿，瘦得成了一个骷髅架子。当哥的自然要有当哥的样儿，吴启一把抢过吴明手里的行李，吴明犹豫了一下，还是松了手。他真怕哥哥那一身用骨头搭起来的积木会被行李包给压散了架。姐姐吴芳却是越来越富态，胖成了一个肉球儿。姐姐俩凑在一起，正好画成一幅天然漫画。

站在他们身边的两个孩子，五年前还是些小不点儿，现在却大有顶天立地之势。外甥已经高过了吴明，十三岁的侄女吴兰亭亭亭玉立，丰满得有如早熟的大蜜桃。嫂子和姐夫站在接机大队的最后面，露着持久的微笑。

吴明的家住在第十三层上。家里人说电梯隔三差五就坏一次，现在正在维修。彭刚仰头望了望高人云端的楼顶，赶紧推说有事儿而溜之大吉。吴明一家人只好拿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劲头儿，向着层层复层层的高楼爬去。吴明哥儿俩手里还要提着沉甸甸的行李箱。吴明回头看看步履维艰的母亲，执意要把老母背上十三层高楼。母亲推开吴明，让大家先往头里走，自己和老伴儿互相搀扶着，上几个台阶就停一步，慢慢悠悠向楼上挪着。楼道黑洞洞的，每登上一层，在前面带路的孩子便摸着墙，把楼道的路灯打开。吴芳说大家为了省电钱，有灯也不开，宁愿在黑暗